

周易

【明】来知德 集注 胡真 校点



上海古籍出版社

B221.2

26



周易

【明】来知德 集注 胡真校点



中医院 0661839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周易 / (明)来知德集注;胡真校点.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10

(国学典藏)

ISBN 978-7-5325-7060-7

I. ①周… II. ①来… ②胡… III. ①《周易》—注释 IV.
①B22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31957 号

国学典藏

周 易

[明]来知德 集注

胡真 校点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l@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4.75 插页 5 字数 300,000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100

ISBN 978-7-5325-7060-7

B · 843 定价: 32.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前 言

胡 真

两千多年以来，中国的读书人正式学习的教材都是儒家的经书。不同时期有五经、七经、十三经等提法，但《易经》总是其首。

《易经》也可以叫《易》、《周易》。说它是群经之首，并不是人们在学习过程中一定要先读它，相反，对于刚刚完成基础阅读训练的学生来说，《易经》是最为枯燥讨厌的一种。说它是“首”，不过是称赞它在经书中的地位独高罢了。事实上各种经书并没有什么标准的排名，所以只有说《易经》为首的，并没有孰为第二、孰为第三之说。

哪种书是经书，那是后来的人们定义的，一致推崇的、具有重要价值的便成了经书，其书编纂或创作之初本是各有其目的，并非为了造就一本所谓经书，或者说，是不是经书与其内容或表达方式没有什么对应关联。一般说来，一部著作不外乎以叙事、说理或抒情中的一种表达为主，然后按一定的逻辑结构组合起来。比如《诗经》以抒情为主，是三百多首诗的集合；《春秋》以叙事为主，是二百多年间的大事记录。而《易经》恰恰不是一般著作的常态，所以很多人最初接触它时都会表现出不适应。

《易经》是周朝的占卜书，占卜这个关键词非常重要。如果说这是历史书、地理书，尽管内容形式上有明显的古今差异，但对其概念本身的理解还是相差不大的，而占卜不同。不是占卜本身的属性或特点有多少变化，而是人们对占卜的态度和理解大相径庭。现代人将占卜视为迷信或游戏，尽管认为占卜术充满智慧的人不在少数，但在一个不认同占卜的大环境中，运用占卜术只能由个人私下进行。然而，在先秦的时候，整个

社会有着明显的神权特征，庙堂决策必须通过占卜，占卜是公认的、神圣的。阐明二者的区别，不是为了讨论占卜术的合理性，而是必须看到，产生《易经》的年代，占卜不是游戏，不是迷信，它是严肃的，对国家、社会具有性命攸关的重要作用，所以，《易经》这样的占卜书显然倾注了几代、几十代精英的最高智慧，这一点没有任何怀疑的理由，而后来《易经》能够备受推崇，也与之有着必然的联系。

在先秦，占卜和祭祀同样都是社会生活中重要的事。秦汉以下，占卜渐渐被淡化，祭祀活动则保持了两千多年。占卜和祭祀一样，都是有很强实践性的活动，正如我们现在光看记载祭祀的书很难复原祭祀活动一样，《易经》在失去了被实际应用的社会环境后，人们同样很难用它去进行占卜操作。只是占卜要面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要提出充满睿智的建议，所以精心打造的占卜书即便不能直接用来占卜，还是有着极高的价值。

占卜是预测吉凶祸福的方法，这个方法简单地说就是提供一个当事人与答案之间的媒介，《易经》所提供的媒介是一个符号系统，这个系统的基本单元是卦，即我们所说八卦的卦。乾、兑、离、震、巽、坎、艮、坤，这是八卦的名字，它们对应的符号分别是☰、☱、☲、☳、☴、☵、☶、☷。由卦往下再分，不难发现卦是由--、—两种符号叠起来的，这两种符号称爻。--代表阴，叫阴爻；—代表阳，叫阳爻。由八卦往上，两个卦相叠加就可以得到一个六爻组成的卦，共计六十四个。比如☰自相叠加就是☱，还叫乾；☷自相叠加就是☶，还叫坤。上☰下☷成为☶，叫否；上☷下☰成为☱，叫泰。《易经》的主干就是这六十四卦，每卦之下都有一句判定吉凶的话叫卦辞，据说出自周文王之手。此外还有孔子的彖辞、周公的象辞。这三样是每卦必有的附件。每卦之下又拆分各自的六爻，每爻都有爻辞、象辞——为了和每卦的象辞区分，爻象辞称小象，卦象辞称大象。此外还有《系词》、《文言》、《序卦》、《说卦》、《杂卦》等文字。除了卦辞、爻辞之外，其他的文字都被认为是解释性的文

字，但历来它们都被捆绑在一起流传，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易经》一书。有人把卦画、卦辞、爻辞称为《易经》，其余的解释性文字称为《易传》。于是，《易经》的名称便有广义、狭义两种用法，本文现在主要用其指称《周易》这本书。

依据上述对《易经》结构的描述，已经不难发现这本书是十分另类的。正如鲁迅描述他童年的私塾经历时，很生动地再现了当时的情形，在群童放开喉咙一通乱读的时候，《易经》里的句子“上九潜龙勿用”就是被孩子搭错了，当然，《尚书》里的句子错乱得更厉害。《尚书》对孩子更难，只是因为其文词古奥，如果花些功夫去记忆梳理，至少还是有情节的。《易经》不行，其卦爻辞固然是有系统的，但并非逻辑意义上的，看起来只是东一句、西一句，毫无瓜葛的。所以，《易经》难读，对古人今人是一样的，其他任何名著都可以节选进教材作为范文，唯独《易经》不行，除非像过去的教育方式那样硬读，在熟记全部文本的基础上另行深入。

《易经》的卦爻体系其实是一个数理结构，有传闻说当年莱布尼茨正是受了《易经》的启发发明了二进制，成为计算机科学的重要基石。这个传闻是否属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说明卦爻是用数学的思想搭建的，它不同于一般的诗词文章，它可以演算，所以，易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数学——不是我们今天的几何、代数、微积分，而是易学中的“数学”。《易经》是用于占卜的，它要在现实中为人们服务，不是纯理论研究，所以不能只是用符号进行转化演算，于是《易经》建立了一个复杂的符号系统与现实的对应，这就是象。象的意思近似于象征，每一卦、每一爻都有其象，而且不是一一对应关系，比如乾象天、龙、君、马、首等等。而同样是龙，乾象龙，震也象龙。我们并不清楚为什么卦爻会有这些与具体事物的对应关系，不清楚这些定义的依据，但正因为有了象，《易经》所针对的才不是三百八十四种具体事物，而是包含了世间的万事万物，甚至可以包括古人未曾得见的事物。于是，专门针对象的研究就成

为易学的另一个分支——象学。数和象各有其自身的秩序，类似公式，都显得比较枯燥，求助于占卜的人所需要的常常不仅是答案与公式，更需要一个“为什么”，需要一个为人处世的原则性理由。于是，《易经》中又有另一个将数学与象学连缀起来的系统，称为理学，它也是易学的一个分支，和宋明理学是不同的概念。

两千多年来，儒家的基本经典一直在官方的支持下持续不断地对人们的思想观念施加着影响，而在此过程中，由于时代变化造成语言隔阂也使得为这些经典作注释成为必要。由于这些经典一直被认为是最重要的文本，所以针对它们的注释也是层层累积。而《易经》之难，在于其缜密深邃的体系，所以，关于它的著作在现存古籍中数量最为庞大，历代的注解、讨论层出不穷。现代对中国传统文化抱有兴趣的读者也多半知道《易经》是绕不开的必读书，于是，选取什么样的注本来入手就成为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因为纯粹的《易经》原文几乎是无法卒读的，简单的字词注释充其量也只能造成盲人摸象的结果。现代社会中，儒家经典已经脱离了唯我独尊的社会地位，在这样多元开放的背景下，我们按照那个时代的标准选择注本就会显得不是最合适。

《易经》注本在过去流传最广的，主要是呼应科举考试的教材，而科举重视的当然是《易经》中蕴含的儒家理念，所以作为教材的注本也多是以理学诠释为主，唐代孔颖达的《周易注疏》是早期的一个本子，其原注出自魏晋时候的韩康伯和王弼之手，孔颖达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的诠释。到了宋代，程朱学派兴起，他们创建了儒学中的理学，在易学研究领域，也针对《易经》中的“理”做了详尽的阐述。流传至今的《易经》注释本，大多是这个体系中的。然而，易学有三个分支，理学只是其一。自从王弼开始就强调读《易经》要“得意忘象”，有意忽视易象，而如果不谈象，那么作为连接理和象的法则的数也就失去了意义，北宋邵雍在数学上走得很深，但只用数学是无法注解《易经》这部著作的。易象之学，从汉朝以来就开始渐渐式微，等到了唐代开始用《易经》开科取

士，易象的知识几乎已经是残编断简，所以有个名叫李鼎作的四川人做了一本《周易集解》，其中主要搜罗了大量汉人关于易象的理论。这本书对于科举基本是无用的，但对于易学研究却有着无法估量的作用。只是这部注解是真正的“集注”，可以说是一部汉代易学研究的资料汇编，对于初次接触《易经》的读者来说显然更无从着手。在宋代人忙了一季理学之后，到了明代，终于出现了一个来知德。

来知德也是个四川人（梁山人，现在是隶属重庆市的梁平县），一个花了30年研究《易经》的读书人。在易学史上，他和他的《易经集注》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如前所述，对易学的象、理、数三大基石而言，历代注家进行诠释的时候都不可避免地厚此薄彼，到了来知德，开始寻到了平衡。如果把孔子看作是第一位注解《易经》的学者，那么在象、理、数的平衡方面，来知德恐怕可以算作第二人。来知德注《易》，首先关注的是《易经》的基本结构公式。比如孔子《系辞》中有“错综其数”之说，来知德指出，这就是《易经》中两大推演公式。错是取反，综是取倒。取反就是一卦六爻，阴变阳，阳变阴，如乾☰与坤☷互错，屯☳与鼎☲互错。取倒就是把六爻卦颠倒过来看，如屯☳与蒙☶互综，需☱与讼☱互综。一系列的推演公式和易象相结合，许多看似诡异绝伦的卦爻辞就可以理解了。读者在阅读中必然会问许多为什么，而来知德正是通过演绎回答了几乎所有“为什么”，这其中主要的是关于易象的，正如他在序言中所说：“夫《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此孔子之言也。曰像者，乃事理之仿佛近似可以想像者也，非真有实事也，非真有实理也。若以事论，金岂可为车，玉岂可为铉？若以理论，虎尾岂可履，左腹岂可入？《易》与诸经不同者，全在于此。”

今天，已经没有以《易经》为主题的科举考试了，尝试阅读《易经》的也不会再有什么“经书”的概念，没有了应试，阅读的目的会纯洁许多，会需要进行深入而全面的了解。由此，我们选择了来知德的《易经集注》，将其排印出版，以飨读者。为了尽量减少现代读者的文字障碍，我

们选择横排简体、现代标点的方式。与其他古籍相比，在《易经》的标点过程中有许多特殊情况：一是两可者很多。比如乾卦辞“乾元亨利贞”，有人点作“乾，元亨利贞”，有人点作“乾，元、亨、利、贞”，这两种点法都不算错，而在有注释的情况下，前一种并不会让人产生误会，那就不一定用后一种，那样的话会让句子看上去很割裂。这类现象在每一爻的小象中更为普遍。二是关于易学术语的问题。比如书中比比皆是的“易”字，这个字可以指《易经》这书，也可看作是类似于“道”的一个术语，然而在行文中二者不一定都是泾渭分明的，所以，我们在“易”并非确指书名的时候一律不加书名号，因为很难确认，同时，作为《易经》的读者一定要习惯于“易”这样一个术语。同样的，有的标点本将所有的卦名都加上书名号，既不合标点之理，也破坏版面，而作为一个读者，要想认真阅读带注解的《易经》，必须熟悉六十四卦的卦名和卦符，这是一个无可逃避的前提，否则读每句话都会有障碍。另外，在标点注文的时候我们尽量将来知德信手拈来的引文按需加上引号，比如“以者，用也，有所因而用之之辞，即箕子以之之以也”，处理成“以者，用也，有所因而用之之辞，即‘箕子以之’之‘以’也”，庶几可以让读者一目了然。

《易经集注》一书在成书后不久即有两种刻本问世，但流传不广。至清代康熙年间又有宝廉堂刻本，上海书店曾于1988年影印出版。另外，《四库全书》中也收有此书，上海古籍出版社曾于1990年影印出版，不过书名题作《周易集注》。此次整理，我们以宝廉堂刻本为底本，参校了《四库全书》本，书中有一些明显的文字讹误均径改不出校。由于是横排处理，书中所附图表也据原样重新绘制以适应横排版面之需，唯涉及方位的图未加翻转，读者当自知古人惯例，地图下北上南、左东右西，恰与今人习惯相反。

原序

乾坤者，万物之男女也；男女者，一物之乾坤也。故上经首乾、坤，下经首男、女。乾坤、男女相为对待，气行乎其间，有往有来，有进有退，有常有变，有吉有凶，不可为典要，此易所由名也。盈天地间莫非男女，则盈天地间莫非易矣。

伏羲象男女之形以画卦，文王系卦下之辞，又序六十四卦，其中有错有综，以明阴阳变化之理。错者，交错对待之名，阳左而阴右，阴左而阳右也；综者，高低织综之名，阳上而阴下，阴上而阳下也。虽六十四卦，止乾、坤、坎、离、大过、颐、小过、中孚八卦相错，其余五十六卦皆相综而为二十八卦，并相错八卦共三十六卦。如屯、蒙之类，虽屯综乎离，蒙综乎坎，本是二卦，然一上一下皆二阳四阴之卦，乃一卦也，故孔子《杂卦》曰“屯见而不失其居，蒙杂而著”是也。故上经止十八卦，下经止十八卦，周公立爻辞，虽曰“兼三才而两之，故六”，亦以阴阳之气皆极于六，天地间穷上反下，循环无端者，不过此六而已，此立六爻之意也。

孔子见男女有象即有数，有数即有理，其中之理，神妙莫测，立言不一而足，故所系之辞多于前圣。孔子没，后儒不知文王、周公立象皆藏于《序卦》错综之中，止以《序卦》为上下篇之次序，乃将《说卦》执图求骏。自王弼扫象以后，注《易》诸儒皆以象失其传，不言其象，止言其理，而《易》中取象之旨遂尘埋于后世。本朝纂修《易经性理大全》，虽会诸儒众注成书，然不过以理言之而已，均不知其象，不知文王序卦，不知孔子《杂卦》，不知后儒卦变之非，于此四者既不知，则《易》不得其门而入，不得其门而入，则其注疏之所言者乃门外之粗浅，非门内之奥妙。是自孔子没而易已亡至今日矣，四圣

之易如长夜者二千余年，不其可长叹也哉！

夫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此孔子之言也。曰像者，乃事理之彷彿近似可以想像者也，非真有实事也，非真有实理也。若以事论，金岂可为车，玉岂可为铉？若以理论，虎尾岂可履，左腹岂可入？《易》与诸经不同者，全在于此。如《禹谟》曰“惠迪吉，从逆凶，惟影响”，是真有此理也。如《泰誓》曰“惟十有三年春，大会于孟津”，是真有此事也。若《易》则无此事、无此理，惟有此象而已。有象则大小、远近、精粗，千蹊万径之理，咸寓乎其中，方可弥纶天地。无象则所言者止一理而已，何以弥纶？故象犹镜也，有镜则万物毕照，若舍其镜，是无镜而索照矣。不知其象，《易》不注可也。又如以某卦自某卦变者，此虞翻之说也，后儒信而从之。如讼卦“刚来而得中”乃以为自遯卦来，不知乃综卦也。需讼相综，乃坎之阳爻来于内而得中也，孔子赞其为天下之至变，正在于此。盖乾所属综乎坤，坎所属综乎离，艮所属综乎巽，震所属综乎兑，乃伏羲之八卦，一顺一逆，自然之对待也，非文王之安排也。惟需讼相综，故《杂卦》曰“需不进也，讼不亲也”。若遯则综大壮，故《杂卦》曰“大壮则止，遯则退也”。见于孔子《杂卦传》昭昭如此，而乃曰讼自遯来，失之千里矣。此所以谓四圣之易如长夜者，此也。

德生去孔子二千余年，且赋性愚劣，又居僻地，无人传授，因父母病，侍养未仕，乃取《易》读于釜山草堂，六年不能窥其毫发。遂远客万县求溪深山之中，沉潜反复，忘寝忘食有年，思之思之，鬼神通之，数年而悟伏羲、文王、周公之象。又数年而悟文王序卦、孔子《杂卦》，又数年而悟卦变之非。始于隆庆四年庚午，终于万历二十六年戊戌，二十九年而后成书，正所谓困而知之也。

既悟之后，始知易非前圣安排穿凿，乃造化自然之妙。一阴一阳，内之外之，横之纵之，顺之逆之，莫非易也。始知至精者易也，至变者易也，至神者易也。始知《系辞》所谓“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错综其数”、“非中爻不备”、“二与四同功”、“三与五同功”数语，

及作《说卦》、《序卦》、《杂卦》于十翼之末，孔子教后之学易者亦明白亲切，但人自不察，惟笃信诸儒之注，而不留心详审孔子十翼之言，宜乎长夜至今日也。注既成，乃僭于伏羲文王圆图之前新画一图，以见圣人作《易》之原，又画《八卦变六十四卦图》，又画《八卦所属相错图》，又画《八卦》、《六爻变自相错图》，又画《八卦次序自相综图》，又画《八卦所属自相综文王序卦正综图》，又画《八卦四正四隅相综文王序卦杂综图》，又发明八卦正位及上下经篇义并各字义，又发明六十四卦启蒙，又考定《系辞》上下传，又补定《说卦传》以广八卦之象，又改正《集注》分卷，又发明孔子十翼。其注先训释象义、字义及错综义，后加一圈方训释本卦、本爻正意。象数言于前，义理言于后。其百家注《易》诸儒虽不知其象，不知《序卦》、《杂卦》及卦变之非，止言其理，若于言理之间有不悖于经者，虽一字半句亦必采而集之，名曰《周易集注》。庶读《易》者开卷豁然，可以少窥四圣宗庙百官于万一矣。

孔子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圣贤立言，不容不自任类如此。德因四圣之易千载长夜，乃将《纂修性理大全》去取于其间，更附以数年所悟之象数，以成明时一代之书，是以忘其愚陋，改正先儒注疏之僭妄未暇论及云。

瞿塘来知德撰。

易注杂说诸图

总 目

梁山来知德圆图

伏羲六十四卦圆图

伏羲八卦方位

文王八卦方位

伏羲文王错综图

孔子太极生两仪四象八卦图

来知德八卦变六十四卦图

来知德八卦所属相错图

来知德八卦六爻变自相错图

来知德八卦次序自相综图

来知德八卦所属相综文王序卦正综图

来知德八卦四正四隅相综文王序卦杂综图

来知德八卦正位图

来知德上下经篇义

来知德易经字义 象错综变中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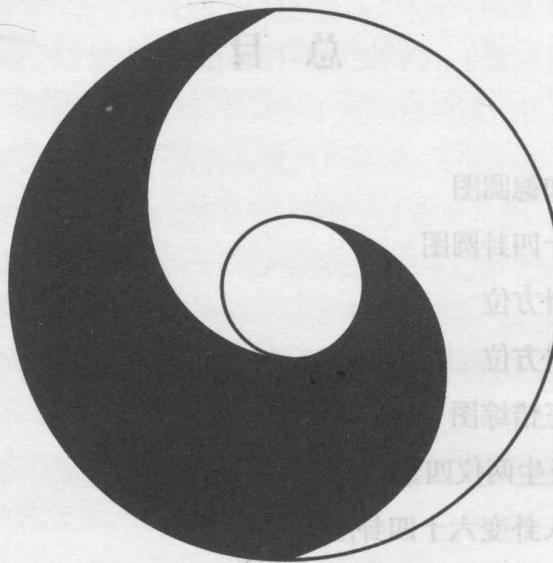
来知德易学六十四卦启蒙

来知德考定系词上下传补定说卦传

来知德周易集注改正分卷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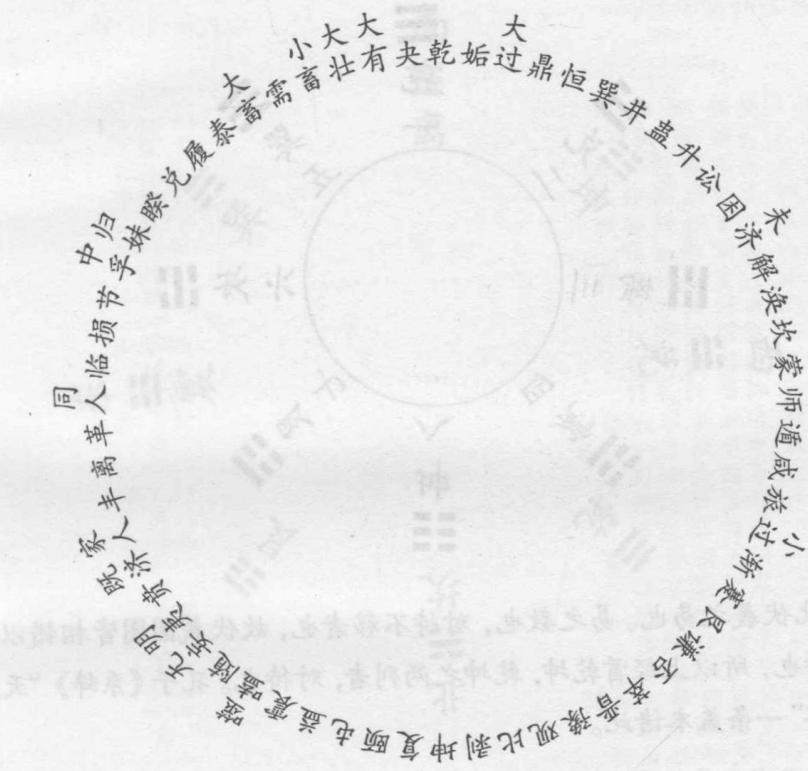
来知德发明孔子十翼图

梁山来知德圆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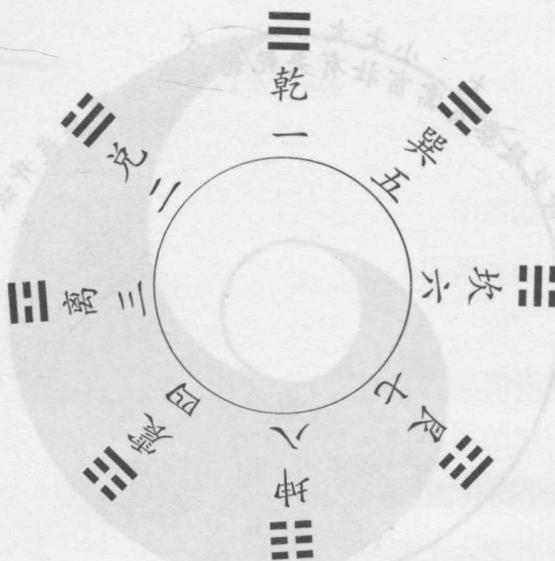
此圣人作易之原也。理气象数，阴阳老少，往来进退，常变吉凶，皆尚乎其中。孔子系《易》首章至“易简而天下之理得”及“一阴一阳之谓道”、“易有太极”、“形上形下”数篇，以至“幽赞于神明”一章卒归于义命，皆不外此图。神而明之，一部《易经》不在四圣而在我矣。或曰，伏羲、文王有图矣，而复有此图何耶？德曰，不然。伏羲有图，文王之图不同于伏羲，岂伏羲之图差耶？盖伏羲之图，易之对待。文王之图，易之流行。而德之图，不立文字，以天地间理气象数不过如此，此则兼对待、流行、主宰之理而图之也。故图于伏羲、文王之前。

伏羲六十四卦圆图



此爻王之易也。易之气也，流行不已者也。方生而终而无已者也。故其行而不已也，直往矣，一往而已。故文王序卦，一上一下相综者，以其流行而不已也。所以下经首咸䷞，成恒之爻感者，流行也。君子一夕三变，以应天道也。一条星奉天地。盖有对待，其气运必流行而不已；前高后低，其气数必对格而不移。近男女相对待，其气必有摩荡，若不相对待，则上行无纪物矣。此处无得有先后？故不分先天后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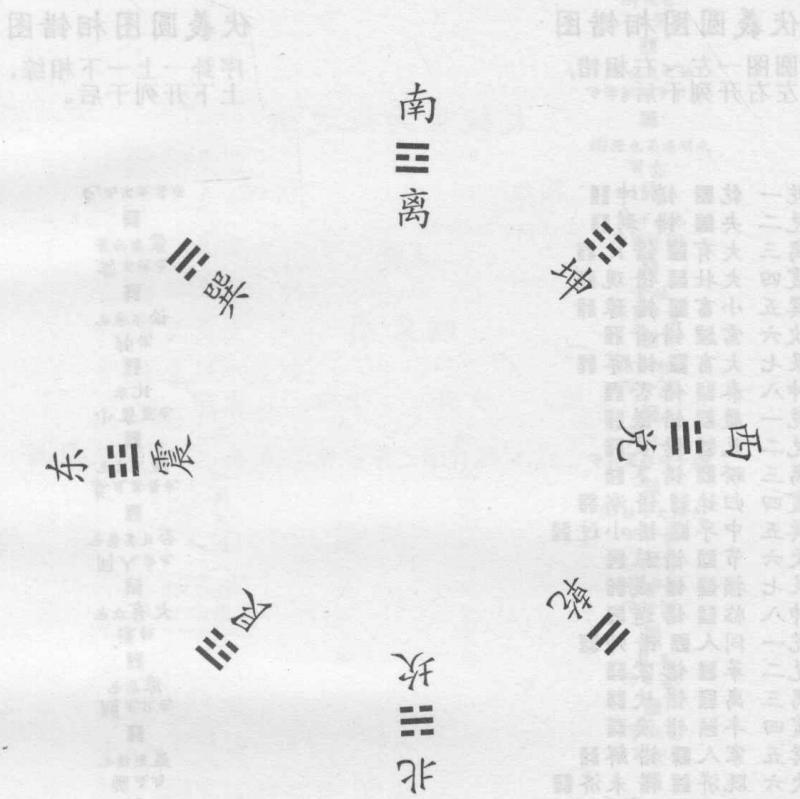
伏羲八卦方位之图



此伏羲之易也。易之数也，对待不移者也，故伏羲圆图皆相错以其对待也，所以上经首乾坤，乾坤之两列者，对待也。孔子《系辞》“天尊地卑”一条盖本诸此。

此圣人作易之源也。理气象数，阴阳老子，往来进退，常究吉凶，
而无于其中。孔子系《易》首章至“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一初一阳之
消息”、“易有太极”、“形而下”数焉，以至“曲曾于神明”一章与四
于义合，皆不外此图。特西明之，一部《易经》不直西圣而在伏羲。或
曰，伏羲、文王其同矣，而皇有此图何耶？答曰，不然。伏羲有图，文王
之图不同于伏羲，岂伏羲之图差耶？盖伏羲之图，禹之时待。文王之
图，禹之流行。而禹之图，不主文字，以天地间理气之数不造形此，此
则莫对待、流行、主宰之理而图之也。故图于伏羲、文王之前。

文王八卦方位之图



此文王之易也。易之气也，流行不已者也，自震而离而兑而坎，春夏秋冬，一气而已。故文王序卦，一上一下相综者，以其流行而不已也，所以下经首咸恒。咸恒之交感者，流行也。孔子《系辞》“刚柔相摩”一条盖本诸此。盖有对待，其气运必流行而已；有流行，其象数必对待而不移。故男女相对待，其气必相摩荡，若不相摩荡，则男女乃死物矣，此处安得有先后？故不分先天后天。